■人 物

信仰的歌者

□李硕儒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们“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王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23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艺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大家纷纷解构传统、解构思想，于是也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王朝柱认识了。

当时，编辑赵燕玲拿来了王朝柱的《李大钊》和《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秘录》两部厚厚的书稿。她觉得这些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我于是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贤二，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及至他在直奉战争、“九一八”事变、策动傅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出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72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读书趣味，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但是这本书在结构、立意、史料整合等方面都很出彩，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时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使我能够迅速认定这本书的价值。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王朝柱来出版社面谈。

那是一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色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色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当时正在建新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聊着。第一次见面时，他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10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与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

后来，这两本书顺利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众多知名评论家都对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王朝柱很快就声名鹊起了。他这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10多万字的遗憾。可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王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我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原因当然是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

以书结缘，虽然我们性情不同、审美有异，虽然他仍以为我“霸气”，可因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却从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润物无声地过渡到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钊》和《谍海奸雄》两书出版后不久，他拿来了一部厚墩墩的书稿《龙云、卢汉和蒋介石》，之后，或一年一部或一年两部，又陆续拿出《李宗仁和蒋介石》《冯玉祥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汪精卫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

一开始，我被他的写作题材大转移懵住了：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自研究写作共产党创始人开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跳到蒋介石和那么多国民党人物身上？而且一年一至两部、每部都在三四十万字以上！他是如何写出的？这样的书稿经得起推敲吗？我不能不在认真审读的同时提出一个个疑惑。他则说：“我是在‘文革’中趁别人忙着打派仗、并把我打成‘反革命’的劳改6年中认真研习，陆续写出的。”

一个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扔掉音乐、研究近现代史不觉可惜吗？他说：“我自幼钟爱音乐，16岁就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大学毕业后学校已准备让我做院长赵沨的秘书，本该在乐坛有所作为。一旦决绝地扔掉音乐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时没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还集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这才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学习太史公的写人手法，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借以道出这段历史文化的内涵，以启悟后人。”

果然，从成书后的效果看，他的确未负初衷。无论是他笔下的蒋介石及其麾下的各路国民党大员，都从历史、文化、谋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画得入木三分，而由他们衍释出的那段纷繁诡谲的历史也呈现得条理分明。如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中，他集中表现的就是蒋介石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右派元老胡汉民，而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最终达到了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他对日、美采取等距离外交，事变后才逐步过渡到联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来，这真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中，他浓墨重彩渲染的就是两个人身上附着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他们有影响有渗透有碰撞，终归衍释出种种不同平常夫妻的戏剧来……正是基于他艰苦的研究、别致的视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笔下的蒋介石形象才从表层到深层、从脸谱描画到文化探究，终于以一个背离历史进程的纵横高手的悲剧形象展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他的“蒋介石系列”引起关注的时候，他笔锋一转，又写起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来。拿给我的第一部书稿是73万字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征》。几十年来，长征题材的小说、回忆录和影视作品屡见不鲜，他写的长征能有什么新意吗？我再一次抱着审视的态度认真审读。我不能不承认，我又一次被他震惊了。不同于任何同类题材作品的是：他既摆脱了空洞抒情、高调歌颂的旧套，又抛却了个人经历、个人回忆之类的简单描摹，而是将这一壮举放置于世界两个阵营角逐的大势中，以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为指导，既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图谋与残虐、第三国际和苏俄的错误干扰，又写了国共两党高层的纵横谋略以及他们迥然相异的胸襟抱负和文化心理。作品也将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复杂写得条分缕析，在不伤党的伟大团结的主旨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伟大、智慧情怀卓然而现。其风格的大气磅礴，其结构的细密相间，其史料的翔实丰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当代史传文学领域里不多见的。果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长征》出版后，关注王朝柱的人就更多了，他和一些名家都成了好朋友。

就在朝柱创作丰收、友情熏熏的时刻，因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国。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之机借道旧金山来看我。岁月翻转，地域更迭，能在旧金山接待专程来看我的王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内翻动。他带来了国内友人的问候，我陪他从渔人码头来到金门大桥。望着大桥上、山脊间那郁郁蓊蓊的潮雾，我指着西面的太平洋说：“越过这片大海就是我们的故乡……”他沉静了一会儿，定睛说：“老兄瘦了！我一见你就觉出了你的困顿和惆怅。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电视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朋友们都在等着你……”我咽回冲到喉头的感慨，问：“除了我曾参与的《周恩来在上海》，你又做了什么？”他说：“《开国领袖毛泽东》已经播出且反响强烈，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已开机。”我明白了，他在史传文学这块园地上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后又转向影视。我佩服他的创作嗅觉，更佩服他的敢于颠覆，颠覆前人，也颠覆自己。

2003年回国探亲时，正赶上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回声》审片会。此时，两位前辈冯牧、丁峤已经离世，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延龄也匆匆西去，这不能不给我这去国5年的游子带来难以抚平的悲伤。可审片会上，另一批前辈，如逄先知、金冲及、何敬修和同辈朋友李准、仲呈祥却友情习习、佳语阵阵，给予了作品颇高的评价。后来得知，这部剧就是王朝柱依据他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改编的。我找来原作重读，又不能不赞赏他的敏思与胆魄了。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并未全面溃退的时刻，他已经将笔端触入描写人性、呼唤人性的领域，而且题材背景是共产党的长征途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层研究，谁敢如此大胆书写！可惜，书是出版了，这部戏却至今并未正式播出。尽管如此，无论在史传文学还是影视荧幕，王朝柱已以一人之力，历几十年风雨，几乎写尽拍尽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绘制的风景。

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彼此的作品。我说，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钟大吕，每一部都是沉实的钢锭。之所以能如此，尽皆在于他丰博的学养、架构的能力，更在于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何方？来自他执著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钢锭总难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细腻的情思、更讲究的语言，会让作品更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约历来难于兼得，大江东去的史传与小桥流水的抒发也本不是一种风格。尽管我和其他朋友对王朝柱仍有更多期许，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满腔真诚和喜悦地向他道贺了。

■行 走

夕阳下的赵州桥

□徐 鲁

当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在叹息“再小的手，也无法把水的门儿推开”的时候，中国诗人艾青却在北方这样吟唱：“当土地与土地被水分割了的时候，当道路与道路被水截断了的时候，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苦于跋涉的人类，应该感谢桥啊！”

祖先们的行脚，虽然蹒跚在艰难曲折的风雨路途上，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历史的步履。智慧过人的中国桥梁建筑师们，凭着各自的双手，把一座座精美绝伦的桥梁呈现在世人面前，也贡献给了未来的世界桥梁建筑艺术史和科技史。

此刻，我正站在夕阳下的赵州桥边。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中国老桥。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大石桥。它凌跨在赵县县城南郊不远处的交河上，是一座“敞肩式”（又称“空腹式”）的单孔圆弧形石拱桥。此桥建于隋朝大业年间，约公元605至618年，距离今天已有1400多年了。据桥梁学家论证，像赵州桥这样的敞肩拱桥，在欧洲，一直到19世纪才出现，比我国晚了1200多年。

千百年来，赵州桥承受着无数次的车辆、人畜的反复碾压，经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的地震、战争的考验，也饱尝无数次的暴风骤雨和山洪泛滥的侵袭，至今仍然屹立着，睥睨沧桑而千古独步。其驾石飞梁之姿，若长虹卧波，更似苍龙凌空。

宋人杜德源有诗《题安济桥》赞曰：“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蛰背磨空。坦平箭直千人过，驿马驰驱万国通。云吐月轮高拱北，雨添春水去朝东。休夸世俗遗仙迹，自古神丁役此工。”这首诗不仅点明了这座名桥给人们带来的交通的便利，还向为建筑这座桥梁而付出了辛劳、才智与卓越的工艺的能工巧匠们，献上了由衷的敬意和热情的礼赞。

李春，据说是今天的河北省隆尧人，是修建赵州桥的主持者。因为这座桥，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建桥大匠之一。李通，可能是今天的河北省唐县人。他凭着自己的手艺，参加了赵州桥的修建。因为这座桥，他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石匠之一而载入了史册。

桥比人长寿。盘桓和流连在这座壮丽的老桥上，我们会发现，桥面上的驴蹄印、车道沟，还有拱圈下的手印的痕迹。据民间传说，赵州桥为建造业的祖师爷鲁班所修。那一天，鲁班修好了赵州桥，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骑着驴，柴荣推着车，来到了桥头。他俩问鲁班：“此桥经得起他们两人走吗？”鲁班说：“哪里的话！这么坚固的石桥，还经不起你们走吗？”于是，张果老背着装有太阳、月亮的褡裢，柴荣推着载有“五岳名山”的车子，一起过桥，把这座桥压得直摇晃。鲁班见势不妙，急忙跳下河去，用手在桥东侧使劲顶住，免得桥梁被压坏。结果，因为双方用力太大，就在桥面上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拱圈下也留下了手印。柴荣因为推车过猛，跌倒在桥上，一膝着地，压下了膝盖印。所以直到今天，这些印迹还都历历在目。

民间传说的演绎成分和牵强附会固不足为信，不过留在桥面上的这些不同的印迹，却显示出一种力学原理，那就是：对于用纵向并列法砌筑的石拱桥，重车靠桥边行驶对桥的安全当然不利，因此，所有的驴蹄印、车道沟、膝印等，都在靠东侧三分之一的桥面宽度以内。这些所谓“仙迹”，其实就是行车外缘的界限，意在提醒人们，载重的车辆应该从桥的中央通过。

原来的“手印”，因为石桥东侧拱圈倒塌，已经不复存在了。东侧是所谓“仙迹”经过之处，也是石桥受力最多的地方，用手托住对桥的安全当然有利。它显然是在提醒后人，万一石桥发生裂痕，可在留有手印处用木柱支撑和顶住，以便从容修理。这些造桥巨匠们的高超智慧和细致、周全的用心，于此可见。

金色的晚霞映照着美丽的赵州桥。伟大的造桥者们早已经化作燕赵大地上的一粒粒泥土和尘埃，但是他们留下的这座千古名桥，却能够“奇巧固护，甲于天下”，如“初月出云”，若“长虹饮涧”。他们的生命与才智，无疑都融化在这座石桥的每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工艺细节里了。他们的生命将与这座老桥同在，共与日月生辉。

■现 场

孤岛的微笑

□王保忠

一下车，风就裹挟着沙尘从旷野里杀过来，猝不及防的我们突然受了一击，变得灰头土脸起来。四周都是山，山又都是起伏在我小说里的那种低矮的老火山丘，这风就没个遮拦了。从县城出发时，天气与昨日并无多大区别，甚至有点喜气洋洋的意思。但一走进甘家洼——我已习惯把这个村庄叫甘家洼了——风先刀子似的磨了个快，将我们没头没脸一阵胡乱宰割。

显然是听到了车声或者外面仓皇的脚步声，主人连件棉衣都没来得及披便迅即迎了出来，黑瘦的脸上挂着我熟悉的微笑，因为缺了颗门牙，那笑就显得有些凌乱、不完整，但又让你感到那么质朴、温暖。两只泛着油腻的大手，迟疑着，伸了又伸，终于放弃了与客人相握的愿望。接着转身，紧走几步，掀起厚重的门帘，请我们进屋。

屋子里是乱得不能再乱了，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像是遭遇了检查组，女主人很有些窘迫，背着身匆促地收拾着大炕。屋里还有个女人，可能是请来帮工的，早将泡着几只鸡的大盆端到了里屋。这情景我应该预料得到，路上曾给主人打了个电话，问他在不在村。回答说在，城里有人要几只鸡，正在拔毛。信号很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像给人捏住了嗓子。又问老甘在吗，他说不在，到乡里忙选举去了。这几天正值村级两委换届，各个村庄似乎就只有这一件事了。村子里眼下只剩了几户人家，加起来最多不超过20个人，每个人的举动都逃不过别人的眼睛。何况老甘的家就在他屋后，不过隔着一条水泥路，这家打个喷嚏对方肯定听得到。

主人伸手捅了自家婆娘一下，意思是，有客人来了，怎么连个招呼都没有呢。女主人只是回头笑笑，继续擦抹着，完了又将地上的积水扫了扫，但看着仍很泥泞。

靠门口支着个大火炉，我们围过去烤火，炉膛里的火在风的鼓动下热烈地欢呼着。烤了一会儿火，我觉得不在炕上坐一会儿有负女主人的劳动，就跨到炕沿上，又招呼朋友们也过来坐。说到底我是这家的常客，应该替主人招呼一下客人。几个朋友不知是因为主人太忙，还是急着要到别处看看，毕竟来了就是为了四处走走，所以都没有一点要过来坐的意思。这就让主人很过意不去，一会儿让着抽烟，一会儿问喝不喝水，对客人的问话更是不敢有一点怠慢。

客人们先是对这屋里的一台电脑产生了兴趣，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产品，白色外壳，14英寸，庞大而笨重。它摆在离门不远的一张小桌子上，可以通过手机上网。主人在养鸡、种地之余，就用它写点东西——这些文字我后来给它起了个题目，叫《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陆续编发在我主编的内刊上。这些文字质朴、本色，原汁原味地记录着他正在经历的乡村生活，也许是最后的乡村生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再过若干年，中国还有多少村庄存在？

主人是甘家洼“土著”，20年前，其父曾做过这里的一任村长。高中毕业后，因为没考上大学，不得不回村种地，还拾掇了挂三轮车，做这做那的，一直想把生活折腾好，然而折腾来折腾去却总是看不到生活的好模样。就连婚姻大事也做不了主，听了爹娘的话，娶了叔伯哥哥的遗孀。理由是，可以不让哥哥的孩子受罪。他当初想必也有自己的心上人，但命运既这么安排，也只能接受了。

大约是七八年前，我在县城的街头看到他带着篓子卖菜，一问才知道，他搬到了城边那个叫西坪的村子，承包了一个蔬菜大棚。谁料想，生活刚刚整理出个样子，因为修路占地，他不能再继续种菜了。没了饭碗，也想过别的法子，但终于觉得生存不下去，不得不重回村里。这次回来，他开始在火山的沟岔里养鸡，并打出了“火山养鸡集中营”的旗号，加上有一帮朋友替他宣传，一只鸡可以卖到七八十块钱。但后来林业站不让他在山沟里养鸡了，因为现在正搞封山育林。扛不过政策，就把鸡转移到家门口，在屋外圈了片地养，这就属于圈养了，但因为他坚持不用饲料喂鸡，销路还算可以。城里一些网友，还有这赛车俱乐部那摄影部落的人，总是成群结队地赶来买他的鸡。我在《甘家洼风景》里也给了他一个角色，当然还是养鸡，小说里的两个娃娃议论起他时有这么一句话：“你爹的鸡卖得比天鹅肉都贵。”但是价钱卖得这么好，却并没有赚钱，为什么呢？据说去年他的鸡折了300只，都是让山野里凶悍的狸猫吃掉的，今年他的鸡又给吃掉了200只，他每年也就养个七八百只鸡，被吃掉这么多，怎么赚得了呢？但他好像并不认输，我每次见到他，他总是乐呵呵的。

现在，主人还是那样乐呵呵的，从电脑说到写作，从写作说到养鸡，又从养鸡说到狸猫。他说他昨夜捕获了一只狸猫，看得出他很兴奋，边说边领我们进了里屋，去看他的战利品。里屋不住人，当仓库用，春天里我转到甘家洼时，主人刚刚买回鸡雏，那些小东西就圈在里屋，一只大笼子里探出许多毛绒绒的小脑袋。等稍大一些，他就把它们转移到屋外的窗户下，或许是因为他大规模地养鸡，山狸应运而生。山狸不仅祸害他家的鸡，也祸害别人家的鸡。这会儿，那只狸猫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比我们看到的猫要大好几倍，虽已一命呜呼了，看上去仍很吓人。帮工的女人显得很有见识地说，看到了吧，简直像头小豹子。又说，这叫豹猫，看看它的皮毛多像豹子啊。毛皮确实好看。小时候看戏，有《狸猫换太子》这一出，一直不知道狸猫是个什么样子，今天总算开了眼界。

从里屋出来，大家又抽了一支烟，我说那就出去走走吧。我知道他们想看看甘家洼。一出门，风又硬了起来，先在你脸上咬几口，又啸叫着往衣服里钻。遍地鸡毛，白花花的，贴着地皮抖动，或在天上飘飞。主人不好意思地承认，这是他制造的污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批评他。作为主人，他总是没话找话地说一些村子里的事，生怕冷落了客人。客人呢，却让风逼得都低着头急急地走。

迎面是一棵光秃秃的老柳树，也在风中瑟缩着，不知这树究竟有多少年了，腰身几个人都抱不住。夏天，出版社的编辑找我拿书稿时，提出要看看甘家洼，我就领着他们进了村——正好老甘村长在，那人就在这棵树下有模有样地给我们开了会。老甘也真像个村长，他不提村子现在的困窘，却向我们展望起了它的未来：“过几年你们再来，等这一片火山开发了，我们村肯定好得不得了。”他不甘心这村子就这么败落下去，我们希望他心里的蓝图能变成美好的现实。

我问主人，老甘还想当这个村长？

能不想嘛，就算管着几个人也是个官。主人笑笑。

大家围着这树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时，过来个胡子拉碴的老头。我觉得他至少有60岁了。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主人介绍说这是他叔伯姐夫。又对他姐夫开玩笑道，我姐这几天不在家，你又打光棍了吧？老头笑笑，也跟着我们往东边走。路过的地方，窑洞都破败得厉害，偶尔看到一处齐整的院子，一问，人早搬走了。转了个弯，看到了一座油漆得很亮堂的庙，这庙我去看过。听说今年夏天旱得厉害时，还在这里祈过雨。主人指着庙说，修得有点样子了。看他那意思，是要带我们去看看。他可能觉得客人来了，先要把村子里值得一看的东西拿出来。但是这么冷的天，众人好像都没这个意思，没一个表态的。等到路过一处有点生气的窑院时，老头的眼神先就光亮起来，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他的家了。一问，果然是。老头笑着说，进来暖和暖和吧。先在前边引路。

我们跟着他走。

两边的院落比老头的院子靠近路，这院子看上去深深凹进去一大截，两边都是浮石墙。西边的浮石墙下，拴着一头牛，它自由惯了，给拴在这里就有些不服气，不停地尥蹶子，用犄角顶墙。一只酷似小皮的狗却在边上玩。朋友们看了都往一边躲，担心它挣开缰绳冲过来，两只角顶你一下可就玩大了。本来我们就够害怕的了，偏偏院子里的狗又咬成一团，有两只在门口探着嘴。

老头让我们赶紧进院。

推开简单的栅栏门，几条狗便扑了过来，一条大的，两条小的，大的凶狠，小的可爱，其从属关系一看便知。大的被绳子拴着，见了生人还是一扑一扑的，老头用身子挡住了它，怕它伤了客人。我们几个赶紧往里走。窑洞外面破破烂烂的，典型的土窑，地也是土的，连砖都没舍得铺几块，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碹的，又小又窄。但是进了里面，就觉得主人很爱干净，窑刷得很白，窗玻璃擦得明光锃亮，连锅台也擦得亮锃锃的，大红的洋箱上摆放着几帧装了框的孩子们的相片。村子里的人们不喜欢相册，相片多这样摆在柜子上，一眼就看得见。没事的时候，老俩口可能就这么站在边上端看着孩子们。老头一边请我们上炕，一边从洋箱里取出一包烟，是十七八块钱一包的黄鹤楼，说这是坐席发的烟。客人中有一个禁不住冻，先上了炕，盘腿坐在油布上，众人便笑他。炕上的人也笑，说，你们不上来？我们跨到了炕沿上，老头则跨到了灶台上。

先从狗说起。老头说，下了几只，他本想给人算了，可儿子说还是养着吧。老头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县城的中学教书，女儿在市里的医院工作。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家里就剩他老两口了。我问他多大年纪了，老头笑道，54岁。众人愕然，看他那面相应该是六十开外了。老头摇摇头说，庄稼人嘛，受苦力，成天脸不洗头不梳的，能年轻起来嘛。从他的孩子又说到庄上的人，带我们过来的主人插话说，我姐夫姓仝，他们这门人出去的都不错，有当官的，有经商的，还有在北京拍电影的。主人毕竟念过几天书，也写点东西，客人和他交流得就多。忽就扯到了他碰掉的门牙，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起来，怎么喝醉的酒，夜里口渴了爬起来喝水又怎么摔倒在地上，碰掉了牙。我说，你是心里有苦楚才喝酒，还是怎么回事？老头替他回答道，他这人没心没肺的，也就爱和朋友一起凑个热闹，高兴了可能就喝多了。我劝他还是少喝点酒，生活之余，多写点东西。主人只是笑，大概他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管住自己。

身子渐渐暖和过来了，客人们想起还要赶路，便一起下了地。一出窑门，那几条狗又冲我们扑过来，老头便又呵斥开来。众人已没有刚进来时那么惧怕了。我提议在院子里和老头合个影。老头有些扭捏，主人硬是把他拉过来，让他站到了中间。后来我看了看，上了镜头的老头还是显老，胡子拉碴的，表情有点僵硬，脸上没有一丝笑。主人呢，倒是笑得很开心，一笑，便露出了那口不再完整的牙，这笑因而也就显得不再完整了，但还是那么质朴、温暖。

从老头的院子出来，风又硬了起来。

大风似乎要将我们刮走，将街上的一堵堵凌乱的浮石墙刮走，将这个没有几个人的村庄刮走。刮不走的是丢弃在街上的老磨盘、老碌碡，老磨盘从前安放在碾房里，老碌碡则在场院里，不知道村里人为什么把它们丢弃在街上，什么时候丢弃的。我给它们拍了张照片，我好像听到了它们从前的吱扭声，农业时代的歌唱和沉重的叹息。

主人的房子像一座孤岛。

这村子也是一座孤岛。

都在风的包围中。

在那房子前又站了一会儿，我们便告辞出来。主人留不住我们，无奈地站在风中，冲我们挥手，黑瘦的脸上是暖暖的笑。走出好远，我们看到主人仍站在那里，村庄也站在那里，大风依然那么坚硬。

甘家洼 王保忠/摄